

葉

青

著

統

一

國

民

主

時代思潮社印行

統一與民主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獨立出版社初版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時代思潮社初版

著者 葉

青

出版者 時代思潮社

印刷者 中國合作圖書印刷所

地址：江西泰和上田碼頭

總發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江西分社

地址：江西泰和

統一與民主目次

第一章	統一與民主問題		一
第二章	不統一不能民主		九
第三章	統一了纔可民主		一八
第四章	有統一而未民主的		二六
第五章	現在統一了必然民主		三四
第六章	統一中的民主問題		四二
第七章	民主是需要統一的		五一
第八章	不民主由於不統一		五九
第九章	講民主不能反統一		六六
第十章	統一與民主之合流		七四

第一章 統一與民主底問題

中國近幾十年，處在變革時代，是很明白的事實。因爲這樣，問題很多。在實踐上，有總括性的，當然是政治問題。所以一切改造家，無不着眼於此。政治問題，爲數亦多。最主要的，關於政治制度的，則爲統一與民主兩個問題。

說民主問題是關於政治制度的問題，誰也知道。但說統一問題是關於政治制度的問題，便非加以解釋不可。這裏，最好是從封建政治說起。封建政治固然不民主，其不統一則很顯然。因此我們可說封建政治是以不統一爲其政治制度的。不統一既是政治制度，那末統一又怎麼不是政治制度呢？只因我們常說民主政治，未說統一政治，常以民主政治與封建政治對舉，未以統一政治與封建政治對舉，遂不覺得統一政治是制度了，但一玩味那與「民主國家」一術語同等的「統一國家」一術語，便可知道統一是一種國家制度，因而是一種政治制度，焉無可懷疑者。

但是，在民主政治與封建政治對舉時，統一政治亦可與封建政治對舉，那末在民主政治代封建政治而起時，統一政治亦代封建政治而起了。這樣，統一與民主同時，又均以國體對舊國體，政體對舊政體，它們是在一個時間

統一與民主

空間內有兩個政治制度了碼？這是怎樣的呢？兩個政治制度互相配合，統一形式，民主是內容，不能分離。任何政治也有其形式和內容。而由統一與民主構成的則為近代政治。它與中古政治上封建政治不同。在歷史上，它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

但在認識方面，我們首先見到的是民主。這從孫中山先生起。他是首先認出中國有民主問題的人。當一八八〇年代他在夏威夷讀書時就知道民主，歸國後便要實行它，作為他所從事的民族革命底內容。這是很對的。誰能說有二千多年君主專制的國家，在十八世紀（法國革命）以後，不應該變更政治制度呢？那是絕對應該的。中國有民主問題。

不過 孫先生沒有把民主叫做民主而另外叫做民權。把他對於民權的解釋與民主比較，即把他底民權主義與民主政治比較，在內容上也確實不同。在人民，一為四權，一為一權；在政府，一為五權分立，一為三權分立。但從它們底基本原則說來，則完全相同。難道它們不一樣地主張人民掌握政權嗎？我們可以說民權主義是完美的民主政治，却不能說它不是民主政治。在這裏，民權與民主只是名詞底不同。而一般人往往用民主二字。本書正是同一一般人討論它與統一底關係，所以亦採用民主二字。

回到本題上來。孫先生在認出中國有民主問題後，一面創立民權主義，以謀理論的解決，一面實行

民主革命，以謀實踐的解決。在後者，他從夏威夷返國後即開始其宣傳組織底活動。到二次在夏威夷時遂創設興中會。次年（一八九五年）即謀在廣州起義。以後屢敗屢起，卒成辛亥革命之功。顛覆清廷，建立民國，政治制度遂完全改變過來。中國從此成爲了民主共和國，這是民主問題之實踐的解決。

但滿清王朝推翻後，北洋軍閥又繼起而掌握政權。他們壓迫國民黨，改行帝制，又企圖復辟，並破壞「法」。於是孫先生復領國民黨繼續革命。他先後做了討袁運動（癸丑革命在內）和護法戰爭等爲民主而奮鬥運動。終於由他發動的國民革命把北洋軍閥打倒了，使創建民主共和國的黨恢復其辛亥革命時代之盛，重行掌握政權。這是民主問題之又一實踐的解決。

雖然如此，政權不在王朝手裏、軍閥手裏而在人民手裏了；但是民主並未完全實現。我們還沒有選舉，沒有國會，沒有憲法。然而在國民黨正要依照孫先生底計劃，由軍政而訓政而憲政完全實現民主時，展開了一個統一戰爭。不僅憲政延遲，訓政也延遲，並且又返於國民革命時代之軍政去了。

統一戰爭是解決統一問題的革命，其價值與民主革命之解決民主問題相同。辛亥革命是偉大的民主革命；統一戰爭是偉大的統一運動。領導這個運動的人，是孫先生底繼承者蔣委員長。在黨方面，不用說是孫先生所遺留而爲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國民黨。

中國之需要統一，從滿清末年王權之削弱與崩潰時起。在內憂外患把王權削弱後，各省督撫形同割據，假期有『五十年』（蔣委員尋語）之久。這是王權崩潰底內在原因，也是辛亥革命容易成功的原因。確實，辛亥革命底容易成功，得力於督撫之宣布獨立。然而因此各省就呈出割據局面。孫先生在就臨時大總統職的宣言上以領土統一、軍政統一、內治統一、財政統一爲施政方針，甚有見地。以後，他在護法戰爭中常常談到統一。而這個戰爭，在他底宣言中，實在是民主（護法）始，以統一終。就在臨死之時，他所念念不忘的却是統一。

繼 孫先生而起完成統一的 蔣委員長，也是繼 孫先生而起認識統一很早的人。他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發表後未滿十月即發表了「軍政統一問題」一文。其對於 孫先生在護法戰爭中看重統一之點，當然贊成。因此他在繼起的國民革命中特別注意其統一底性質。『打倒軍閥』不是消滅割據底意思嗎？但在國民革命後，北洋軍閥雖顛覆了，却還有不少的殘餘存在。國民革命只打破了吳孫兩個主要系統。至於革命方面，亦有沾染軍閥習氣的人。他們與北洋軍閥不同的，是掛有革命招牌，來勾結帝國主義，純爲地方勢力。然而他們底擁有軍隊，把持地方政權，在一省或二三省內總攬軍民財政諸大權，形同王侯，那就與北洋軍閥是一樣的了。因此，在國民革命後的中央政府——國民政府，最初認真服從其政令的省

爲數無多。

這時，如果不完成統一，是甚麼事情都無法做的。而要完成統一，在羣雄割據之際，非訴諸武力不可。統一戰爭於是展開了。隔年一次，一年一次或兩次，俱無一定。因爲蔣委員長領導統一，所以割據勢力均在『反蔣』名義下反對統一。有些人往往上了割據勢力底當，把富有政治意義、革命意義、歷史意義的統一戰爭與以輕視或誣毀，殊覺可惜！

但統一戰爭並未受有何種影響。它完成了它底任務，把中央政府鞏固了。到後來，省區之認真服從中央政令的日益增加。少數未認真服從的，只能陽奉陰違，不敢公然另組政府。中國走到統一底路上了。以後繼續完成統一遂不用軍事手段而改用政治手段。因爲蔣委員長領導的中央政府措施得當，九一八以後全國人民希望統一，所以政治手段發生很大的作用。統一於是趨於完成。

在用政治手段作統一底方法以後，軍政時期便結束了。隨着九一八後的國防需要，訓政時期底工作特別緊張。不僅公民訓練是爲了訓政；就是壯丁訓練和學生訓練亦含有訓政意義。人民底政治知識和國家觀念有普遍的增進。至於普及教育、識字教育、民衆教育之努力，亦有助於訓政，爲我們所不能忽視。

在訓政稍有端緒時，政府即從事於憲政底籌備。它底立法院遂制定憲法草案，並由國人發表意見。以

後博採輿論，修改原草案，提交國民黨，由它底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通過。最後，這個憲法草案送到國民政府，正式公佈，作國民大會制憲之用。換句話說，它要由國民大會通過後纔成爲正式的憲法。這顯然是憲政底準備。

在國民政府公佈憲法草案時，公佈了國民大會組織法和代表選舉法。隨即成立機關，籌備選舉。國民大會底會期，已由國民黨決定爲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這很明白地是向着憲政時期邁進了。

原來 孫先生底民權主義是有計劃的民主，爲他底計劃政治之一部分，可稱爲計劃民主。依它，我們實現民主分成三個時期，即軍政、訓政、憲政。各時期做甚麼事，政府怎樣組織，人民與政府有何關係，都有明白的和詳細的規定。國民黨在辛亥革命後沒有這樣做，以致民主流於虛偽，引起 孫先生底批評。所以它在國民革命後就照着這樣做，由軍政而訓政而憲政，循序漸進。

憲法和國民大會，是憲政時期底事。國民政府公佈憲法草案，定期召集國民大會，當然是向憲政時期邁進的準備。可惜還沒有到十一月十二日，就來了蘆溝橋事變，開始了空前的巨大抗戰，以致國民大會不能如期召集，而抗戰底迫切需要，還使政府不能不明令延期！如果沒有蘆溝橋事變，沒有抗戰，國民大會如期召集，憲法草案通過，我們便走上憲政時期了。以後

，有憲法，有選舉，有民意機關。政府以民選爲基礎，失掉從來的軍政府性質。民主於是完全實現。但就有蘆溝橋事變，就有抗戰，國民大會不過延期召集而已，憲法草案不過延期通過而已。因之民主底完全實現，也只是時間問題。這就是說，在國內沒有何種困難，用不着誰來爭取了。

以上是從清末到現在幾十年底歷史之分析。每一句話都有事實作根據。所以這類分析是科學的，不可否認。如此，它給我們的指示也就有真理底價值了。甚麼指示呢？很明白地是說：要實現民主，必須完成統一；完成統一了，就能實現民主。所以中國歷史不僅提出了民主問題和統一問題，而且把民主與統一底關係作了一個正確的解決。

凡此，都是用不着解說大家即可明白的事情。

然而我們底歷史物質論者，對於這些則一無所知。他們本其空想的國際主義，醉心於外國的東西。人家底革命史，甚至黨派史，他們都用心熟讀。甚麼民粹派、經濟派、取消派，常常掛在口上；並且拿到中國來任意套人，說某也屬這派，某也屬那派。中國底革命史，則值不得他們青睞。因此他們還以清末底眼光來看民主，仿佛是中國從來沒有似的。並且對於統一漠不關心：在從前，他們爲了民主勾結割據勢力；在現在，他們爲了民主把持行政區域，好像民主不需要統一一樣。

這種態度，這種見解，很顯然地妨害統一。他們以民主之名妨害統一比過去以「反蔣」之名妨害統一還要有力些。對於民主，亦給與妨害。他們以民主之名妨害民主比過去以自治之名妨害民主同樣要有力些。至於他們分裂統一與民主而單言其一之妨害統一與民主底交互作用，因而妨害統一與民主底同時並行，也比過去分裂統一與民主而單言其一之妨害統一與民主更要有力些，是不用說的了。

爲着糾正紛歧錯雜之思想，達到意志集中底目的，有把統一與民主底關係，尤其民主不能離開統一那點，從理論上切實究明的必要。單純的歷史指示，不站在民族立場上的人是看不見的，同時也不便於大眾對問題的理解。

第二章 不統一不能民主

我們要使人明白民主不能離開統一，自然須指出統一爲民主前提的所在。但是從反方面把不統一就不能民主的道理加以說明，也是很好的辦法。

不統一底狀態有種種，春秋戰國底邦國林立是其一；漢初晉始底封建王侯又是其一；漢末唐中底州郡獨立是其一；隋末元季底羣雄紛爭又是其一。這些不統一的状态，不論來自封建或不來自封建，因而不論是封建或非封建，我們均可以割據名之。換句話說，這些都是分土自立，據地稱雄的辦法。

在這種情形下，能不能有民主可言呢？絕對不能。割據是一個時代，民主又是一個時代，它們在歷史上之無關係，有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所以民主與割據聯合不起來。這是我們要特加注意的一點。

割據底時代與民主底時代之不同，究竟在那裏呢？很明白的，割據必以交通不便利爲前提。在社會組織上自成形式；在軍事上因爲有地形險要，亦站立得住。歷史愈往古代走，交通愈不便利，割據愈厲害。那種『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鎖閉的古國，便是這樣形成的。

交通爲甚麼不便利呢？因爲製造不出交通工具或新近的交通工具。假如有丁工業，尤其機械工業，還

製造不出嗎？所以交通便利是工業時代；而交通不便利則是沒有工業的時代，即農業時代。農業使人附着於土地，又只能利用土地底質料生產東西而不能克服其距離。就是多生產東西以發展商業來間接地發展交通，亦不及工業遠甚。反之，它底自給自足性質，還連交通底需要也窒塞着了。所以在農業時代，交通無法便利起來。

交通不便利，割據便可能。而農業底附着土地和自足之性質，實爲割據之積極的基礎。因此，在農業占支配地位的時代，就是政治上統一了，亦不能達到純粹和堅固之境地。這話即是說，那種統一是有割據，隨時可以分裂的。因此，這種統一只是一種外觀，實際上藏着割據並間以割據。由秦到清的統一，就是這樣的東西。

民主底時代，是交通便利的時代。要交通便利，全國人民彼此來往，語言相通，休戚相關，有如一家，而後纔有所謂民意——一般意志。必這樣地意志集中，乃有管理國事所需要之單一的政綱政策。這絕非交通不便利時所可能。那時人民不相往來，各有方言土語，彼此利害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有甚麼民意可言？

這裏，要注意全國人民有如一家的話。它不是單純的譬喻，而是實在的事實，意味着民族的。民族在

交通不便利時雖然已經有了，但那是自在的，而且具有相同的血統，沒有相同的語言、生活、政治、宗教、風俗習慣。自覺的和一切相同的民族，要交通便利後纔能出現。交通便利在工業乃至商業發達以後。這是工商業被視為民族經濟（即國民經濟）的原因。

民主既在交通便利和民族形成底時代，其與割據之不相容，便很顯然了。它們底時代，彼此各別。因而其矛盾好像參商二星之不相見。有割據即無民主，有民主即無割據。這豈不是說不統一就不能民主嗎？

我們從割據與民主底時代性上證明二者之不相容，似乎帶間接性。現在且來作一個直接的證明吧。

民主底意義，不論解說如何之多和不同，總是以人民掌握政權為主要。這是它與貴族掌握政權和君主掌握政權的貴族政治和君主政治根本不同的一點。民主是人民政治或全民政治。這樣，就非有人民不可了。而且所謂人民，還是站在主人地位上的，自由自立，不受任何壓迫。否則絕沒有人民掌握政權可言，換句話說，絕沒有民主可言。這一點，我想是誰也可同意的吧。

然而在割據局面之下沒有人民。在春秋戰國底邦國裏，在漢初晉始底封建裏，我們只見到威威赫赫的王侯和擁護王侯的士大夫。在漢末唐中底郡縣裏，我們只見到擁兵爭地的刺史和進而僧位稱尊的節度使。在隋末元季底羣雄時代，我們只見到耀武揚威的英雄和起兵據地的野心家。人民到那裏去了呢？在王侯和

士大夫、刺史和節度使、英雄和野心家底剝削壓迫虐待屠殺之下，動作不得。人民已經不是人民，而只是一種剝削壓迫虐待屠殺底對象了。

就在民元以後的軍閥割據和地方割據之局面下，又何曾有甚麼人民？於是形同王侯的軍閥，於是可稱爲鄉村貴族的土豪劣紳；於中是士大夫式的官僚政客胥吏。我們只見他們橫衝直撞的爭奪聚斂。人民只是忍氣吞聲地讓他們剝削，讓他們壓迫，讓他們虐待，讓他們屠殺。這不是我們在北洋軍閥時代和國民革命以後被割據省區裏所眼見的事實嗎？

在這些情形之下，沒有人民，當然不能有人民掌握政權的可能。那末所謂民主，又從那裏說起呢？這就可見割據與民主確是不相容了。

還有可以證明這點的事。民主底意義，通俗地說，是人民管理國家事情的意思。要人民管理國家底事情，不僅要有人民，還要有國家。就依前面所說，民主是人民掌握政權的意思，政權亦以國家之存在爲前提。而人民掌握國家底政權，也不僅要有人民，同樣要有國家。如果沒有國家，便沒有民主可言。這是很明白的道理。

然而，在割據局面之下，沒有國家。這在北洋軍閥時代，甚爲顯然。各省是割據的，北京政府底政令不

州郡門。國已經分裂了，還不承認爲國。假說被割據的管是一個國嗎？它又組織不完全，未得國內外人底公認。就是軍閥自己也不呼容做國。因此雖在封疆上，亦沒有所謂國家觀念者。軍閥不僅不捍衛國家，即遇着外國侵略到了進佔他自己底地盤的時候，也不肯抗戰，而只退却。張學良和韓復榘就是很好的代表。他們底目的在保全實力。因爲實力保全了，又可退到後方來佔據地盤。這可看出他們心中只有自己一個系統底利益，不知有所謂國家。漢末底刺史，唐中底節度使，隋、元末年底草澤英雄，無不如此。

在這些時代的人民，也不知有國家。因爲事實上沒有國家，他們無從知起。平時服從的政令，並不來自合法的中央政府，甚至根本不來自政府。他們處在軍閥、刺史、節度使、草澤英雄底壓迫之下，不得不給他們完糧當差。戰時他們所見到的是同室操戈，是這個人同那個人打，而非國與國戰。誰勝利了，誰佔領了土地，他們便給誰完糧當差。因而人民底國家觀念，也無由發生。

在春秋戰國底邦國林立之時，在漢初晉始底封建國家之時，人民是知有國家的。那些國內的王侯和士大夫也知有國家。很多戰爭亦帶國家性質。但是這種國家，在近代說來，不是國家，仍只能說是割據。因爲近代的國家，是民族國家。這就是說，在一個民族內只能有一個國家。有了多個國家，便是分裂。而且這是不可能或不能持久的事。近代的民族經濟，既把同血統的人團結起來有如一家，那無論就人民來說或

就他們佔領的土地來說，都可能並只有成立一個政權。於是國家也就限於一個了。這樣，春秋戰國便是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代。不然，你能說齊是中國，燕趙韓魏秦楚不是中國嗎？我們只能說它們都是中國。如此，非分裂而何？割據而何？至於漢初晉始底封建，乃是統一之下的分裂。八國八王，從統一言似郡縣，從分裂言似國家，因而實際只可說是合法的割據。所以在春秋戰國底邦國時代和漢初晉始底封建時代，同樣沒有國家。

這不把有割據即無國家的斷言又一次證實了嗎？在割據之下，既沒有國家，還有甚麼國家底事情拿給人民管理，甚麼國家底政權拿給人民掌握呢？沒有國家底事情拿給人民管理，沒有國家底政權拿給人民掌握，還有甚麼民主呢？這是割據不能行民主的又一個證明。

此外我們還要知道民主在由人民掌握國家政權管理國家事情上，非實行人民選舉代表之制不可。否則人民爲數甚多，豈能個個都去掌握國家政權，管理國家事情？所以選舉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方法。不然，民主之實現便發生困難。

然而割據是不需要選舉的，而且與選舉相反。封建式的割據，如春秋戰國和漢初晉始底王侯，來自特權制度，即他們生於貴族，應有爵位，且應襲世襲。這就是說，他們之掌握國家底政權管理國家事情，